

# 張大千傳（五四）

## 環碧庵

王家誠

從可以居到環碧庵約十幾里之遙，但道路彎彎曲曲並不好找；蔡孟堅由女婿開車，又經留住可以居的大千家人指點，結果卻在大森林中轉了一個多小時才到。大千這種兩處為家的情形，很像一面在摩詰城安門立建八德園一樣。

十七哩海岸森林，是座由美國富豪經營的森林公園，園中道路縱橫，但一切要按照政府公園管理法的規定。每部車子入園費美金三元，園內住戶除外；經住戶認可的訪客也可以免費入園。

一進環碧庵的宅門，果如大千詩中所說的大石、老樹、幾墩既是點景又可以乘坐納涼的石塊和



圖一 張大千插在環碧庵巨石上的國旗

老木椿。巨石重有好幾公噸。據大千說，有些居民或遊客，誤以為他是日本人，也有些立場不同的人，對他試探遊說；他的對策是每當國家慶典，便把巨幅國旗，插在巨石上面（圖一）；把他視為日本隱士的不再誤解，別有用心之士，也就知難而退。

海獺、海獅、海狗：野鹿、果子狸、松鼠：蒙特瑞半島各種海陸動物，由於受到當地法令保護，多不怕人，而且繁殖得特別快。鹿，使大千聯想到日本奈良風景區和宮島林中悠遊的鹿群，他希望他的環碧庵也能成為鹿苑。

園中樹木以橡樹為主，但法令所限，眼看只能生活在陰森森厚葉樹的

林中。忽然，大千靈機一動，找出郎靜山在八德園的攝影集，向公園管理當局表示，他能在十七哩海岸公園中，闢建真正出色的東方花園；這一著果然奏效，並決定了環碧庵中千篇一律的橡樹的命運。

民國六十年由夏到冬，大千在可以居和環碧庵兩地奔波、居住；好在有保羅駕車，來去方便。到了環碧庵，他就指揮工人伐木、運石、蒔花和栽種竹、木。

「舊聞不可居無竹，老去思參玉版禪，待得明年春起蟄，點林先自口流涎。」

——種竹（註一）

大千種竹種樹，不從幼苗種起，多為成竹古木，不出一年半載，竹便能長筍，樹木也開花結果；其後定居台北，闢建摩耶精舍時也是如此。爲了尋求名貴竹種，他甚至夢到有人贈竹：

「瑤池青鳥遠飛回，金母殷勤囑咐來，怕我桑田變滄海，故分黃竹伴桃栽。」

——夢人貽黃竹十許莖（註二）

靈池、五亭湖、荷花池：他一面指揮蒔花、疊石，一面思念摩詰山中的八德園；八德園是他新園的藍圖，也永遠是他魂繫夢繞的第二故鄉。

他建構中麋鹿嬉戲、松鼠飛躍的伊甸園，以梅花爲主，寒香百樹，是他最大的目標。梅，可

以向卡密爾、金山一帶親友化募，也有親友會從日本、台灣和香港遠道寄贈；他以贈者的姓名，爲每株梅命名。

梅花的耐寒、清香、勁挺和多姿，審美之外，可以惕勵子孫，永不忘本，百年之後，梅林也是他魂魄的歸所：

「老更栽梅願不違，要今繞屋畫芳菲。

莫嗟幾度能相賞，既死孱魂化鶴歸。

綴玉苔枝乞百根，橫斜看到長成都。

殷勤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

——環碧庵種梅百本（二首）（註三）

六十一年春，園中梅花盛放，更欣喜添種了重枝梅，乃詠〈環碧庵種梅百樹〉，遙寄台灣知友王新衡：

「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墜淚倍思家。

眼中多少頑無恥，不認梅花是國花。」（註四）

買梅、乞梅；大千也有求梅不得，輾轉反側的時候。那是六十一年九月八日——重九的前一天，他在侯北人陪伴下，到一家竹園買竹，竹間驀然見到一株老梅，奇姿異態，雖然尚未結苞，大千可以想像得到風霜中寒花怒放的情景，只是大千屢次相求，不計代價，園主不肯讓售。大千親書〈竹林園〉大字掛軸爲贈，竹園主人依舊無動於衷，終至悵然而返，並以記憶中的老梅寫成

〈梅花圖〉，記述經過，貽贈北人，據侯北人說，大千此後畫面，不時出現老梅的姿影，可見它已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

大千〈移家環碧庵〉詩（註五），作於六十年閏五月；真正移家的時間是這年的十一月。卡密爾市區的可以居，仍然留給其他子孫居住，這樣對接受作品訂單、收筆潤、作為遠道訪環碧庵親友的中途站，都很方便。蔡孟堅到訪時，見林木蒼鬱，認為「環碧庵」，僅能反映出居處的環境，庵主的真實性情，則非「綠林豪俠」不可。大千笑說：「不過已往的綠林豪俠是『紅鬍子』，可惜我是『白鬍子』，同時這一綠林豪俠祇能拿筆，如果能拿槍，立刻去打那一夥『紅鬍子』去了。」

雖說是玩笑話，但八德園不遠的市區保有摩詰城的宅院，環碧庵十餘里之隔，設有可以居，這情形與梁山泊好漢在一水之隔的十字坡，設下酒館、黑店，用以打探江湖訊息，接待要入山的好漢，倒頗為類似。

△ △ △ △ △ △

首先到訪環碧庵的野生動物，是臉上長著二道黑色毛的果子狸，三五成群地在客廳走廊找尋食物。受祖父薰陶的綿綿，早在天黑前便為牠們準備些貓食，供果子狸宵夜。但牠們並不以此為

足，對池子裡的名貴金魚（按，可能是錦鯉），似乎更有興趣。爲了捉魚，池中的水蓮、水草、也跟著遭殃。其後大千以鐵絲網防範，不過他低估了果子狸的智商，三條四十美元一條的大金魚，不免成了狸爪下的祭品（註六）。

農曆十二月中旬，環碧庵又添了嬌客，果子狸大鬧金魚池的不快，大千早已拋之九霄雲外。

他垂涎已久的名種海棠，乞求分香的書信一到，侯北人夫婦竟親自駕車送來環碧庵；兩株垂絲海棠、兩株西府海棠，外加一株梨樹、大千感激莫名，卻久久地對著北人伉儷含笑不語，一旁雯波、保羅不解其意。

垂絲海棠、他曾到百里之外的花園求讓：

「典盡征衣更減糧，肯教辜負好時光，

聞道海棠方得聘，未春先為辦衣裳。」（註七）

可見百里之遙的垂絲海棠，必然曾求之不得，令這位「花痴」輾轉反側過。

西府海棠，早年在北平溥心畬的萃錦園中見過；花開時節香氣襲人，溥氏兄弟邀客夜飲，抽籤後，依韻賦詩，成爲北國詩壇的盛事。不意初創的環碧庵，有此名花。當晚飯後，大千與侯氏夫婦暢談直到深夜。次日賦詩一首，命保羅專程送往洛城致謝：

「自輦名花送草堂，真成白髮擁紅妝，  
知君有意從君笑，笑此狂奴老更狂。」

北人道兄親送梨花海棠至環碧庵，戲拈小詩  
博笑。」（註八）

比大千小三十歲的雲波，雖已漸入中年，看  
來依舊美艷，北人贈海棠附贈梨花：「一樹梨花  
壓海棠」，卻在大千謝詩中隱約道破。

進入臘月，環碧庵梅花綻放，大千策杖園  
中，喜不自勝，詩思泉湧，其中一首遠寄在台北  
的張目寒：

「幾年海國覓生涯，結個茅堂不似家，  
一事新來堪慰汝，出門一步有梅花。」（註九）

臘月十五，大千深夜賞梅，依舊寒香撲鼻令  
人心醉。原應滿月當空，枝榦橫斜，映得粉壁上  
千姿百態，但在感覺上卻暗暗淡淡，模模糊糊，  
他嘆息自己的視力，可能越發不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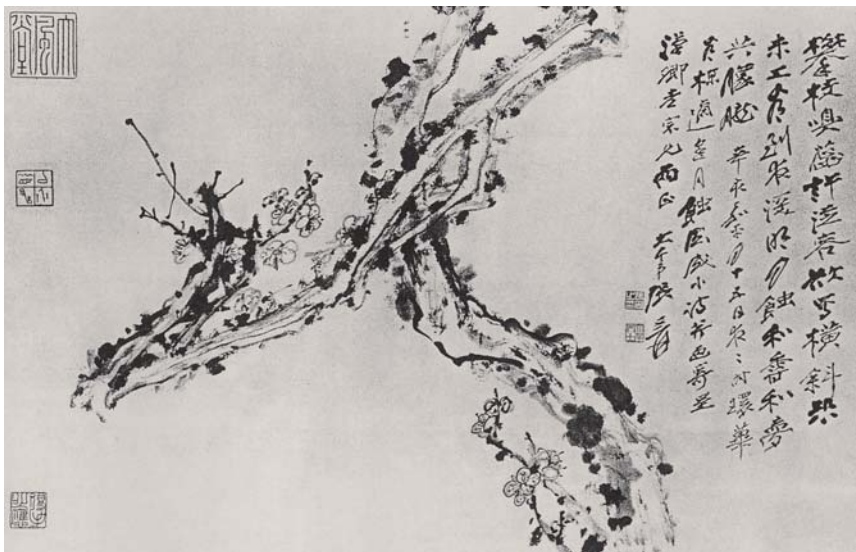
「攀枝嗅蕊許從容，欲寫橫斜恐未工：」他  
想賦詩寫梅，寄給台北的學良；但吟了兩句，仰  
頭月色無光，自覺乏味，上床就寢。第二天從小  
女兒心聲口中得知昨夜月蝕，才恍然大悟天昏地  
暗的原因，乃續成下半首：

「看到夜深明月蝕，和香和夢共朦朧。」並  
寫梅花瘦影，寄給老友（註十）（圖二）

有了棲身的草堂，待客的廳堂和滿園的奇花

異卉，大千進一步的計劃，是建一棟像八德園大  
畫樓那樣，可以使他一展身手的畫室和一角供他  
吟風弄月的茅亭。

辛亥年的農曆年底，陽曆已經是民國六十  
一年二月上旬，沈葦窗自香港來信，請大千畫鼠，



圖二 張大千月夜賞梅、圖贈張學良

# 題大千畫展

張羣

昔年一日成三幅三日新來一幅難充管  
敗煤堪一笑真同老杜霧中看此大千  
近作也大千於此道一生愛好雖病目不  
能自己惟不能細筆皆以破墨法出之觀  
其大筆淋漓縱橫自如筆到趣成動多奇  
絕真有史以來畫苑未有之新精神新氣  
象也蓋大千天才卓越筆墨功深積之愈  
厚發之愈宏下筆有神固不以目翳為病  
耳頃將其所作輦之東來香島多精鑑  
家視大千老筆之蒼茫渾樸其欣賞贊歎  
當何如耶

圖三 張羣為大千辛亥年香港畫展題詞

作為《大成》雜

誌鼠年的封面。

大千向來不擅畫

鼠，連賀年的春

帖子，也印上八

大人畫的鼠輩

來代替自己的生

肖年畫。

鼠雖未畫，

卻使他想起數十

年前一件趣事：

在北平，他

參養的寵物——

隻金銀睛的波斯

玉貓，為徐悲鴻橫刀奪愛。幾個月後，悲鴻來信

抱怨，玉貓雖然馴良可愛，毛病是不僅不捕鼠，

還跟老鼠同盤進食。

貓、鼠同食，固然有些怪異，但比起現今黑

白兩道共治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大千感嘆

之餘，在可以居抱病拈毫，為葦窗作〈貓鼠圖〉，

題詩二首：

「雪色波斯值萬錢，金銀嵌眼故應然，

不捕點鼠還同器，飽食朝昏只欲眠。」（二首

之一）（註十一）

辛亥年冬天，他在香港大會堂有次盛大畫展；不同以往的是展出作品一律標價出售，因此未展之前先已轟動畫壇、骨董商及收藏家。

「：大千於此道一生愛好，雖病目不能自己；惟不能細筆，皆以破墨法出之。觀其大筆淋漓縱橫自如，筆到趣成，動多奇絕，真有史以來畫苑未有之新精神新氣象也。」（圖三）

日理萬機的張群破例親書大千畫展題詞。

推測這次展出，可能和大千購地建園需款有關。

展前，為他籌辦這次畫展的李祖萊，表示有人向他接洽，願以一百二十萬元港幣包下全部作品（六十幅）。祖萊沒有答應，同時感到事情很不單純，趕緊函告大千，推測洽購的動機，可能要製造大千「人在海外，心向故國」的假象。

大千情急智生，通知祖萊火速把畫運回環碧庵，稍加處理後，再運港如期展出。

大千作品，向以千支署年，少數署中華民國年號，絕未用西曆紀年，緊急之中，他把每幅畫補題新款，加署中華民國年號，使別有用心者有所忌諱；結果全部作品均為香港藏家高價購藏（註十二）。

此後，大千無論手札、詩箋或書畫題跋，署年轉以民國年號為主，千支較少；但一向慣用農

曆紀月、日，此後國曆、農曆雜用，令人對作品時間的判斷上，頗費斟酌。

除病目及膀胱導管病徵外，對大千而言，辛亥，一方面堪稱順遂，但也有極端不幸和令他憂憤的事：

六十年七月十三日，雯波所生長子心健臥軌自殺未遂，火車輾斷了他的雙腳，三日後——七月十六日傷重，死於鐵路單位的醫療所裡。

民國三十八年深冬，大千、雯波帶著心沛，倉惶飛離成都，留在大陸子女中，最小的就是長得最像大千的心健。稍長，臉上茸毛呈金黃色，同儕戲稱「金絲猿」，文革期間因家世遭到批鬥，被罵為「猴賊子」。

在同父異母姐姐張心慶呵護下，童年生活尚稱平順，文革期間，被分派到鐵路局綿陽供電段馬角壩檢修組。山區偏僻，生活單純，下工後可以乘火車通勤，返回成都家中。

其後，不僅被批鬥、監管，且因一位世代工人少女的垂青，使他招到嫉妒，受到格外嚴厲的待遇，致萌生自殺的念頭。

得知噩耗後，大陸上的家人唯恐大千受不了沉痛的打擊，便把消息隱瞞下來。

直到民國七十一年心慶到美國探親；其時兩岸仍處隔絕狀態，她無法赴台，高齡八十四的大

千老病纏身，也無法到美國相會，僅請雯波前往環碧庵與心慶相會。

心健之死，雖已是十一年前往事，卻使雯波半晌出不了聲，接著一聲驚呼慘叫，淚下如雨，心慶見了，心如刀絞。

隨後心慶在長途電話中，把噩耗告知太平洋彼岸的老父，她形容：

「遠隔萬里，我仍然聽得到父親的嗚咽聲！這真是剗了他老人家的石頭肉啊！」（註十三）

次年的四月二日，大千遠離人世。

這一年秋天八月，李秋君病逝於上海，享年七十三歲。

當年，她和大千曾共買墓地，互書墓碑，相約生不能同衾，百年之後鄰穴相伴。百歲「百壽」時，友人鐫〈百歲千秋〉印為贈，曾相期兩人各自分作二十五幅畫，合作五十幅畫，共是百幅，鈐章留念；而今大千雄心猶在，卻視力日衰，正不知夙願何日得遂，秋君已先他而去。此事與心健之死，將同樣使大千痛徹心肺，所以李祖萊和雯波，先後把秋君死訊隱瞞下來。

十月，國家慶典連連，環碧庵門內巨石上，國旗一再飄揚，但傳到大千耳中的，是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總統尼克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送秋波，十月廿六日傳來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的

消息。

大千以此推測，中美之間，早晚會步中法斷交の後塵；郭有守被挾持在巴黎登機的一幕，襲上他的心頭。他有多次被包圍、統戰的經驗，難保有守的遭遇不會落在他的頭上。

大千可以體會到身負重任的張群心境；十月三十日（上張岳公先生書）中，大千首先痛斥尼克森故意在聯合國表決中國會籍期間，派季辛吉往訪大陸：

「二十五日聯合國魑魅魍魎，醜形萬狀，尼克森甘為卑鄙政客：」他說，聯合國大會堂的圓頂灰色建築，很像中國古墳，長方形的大廈，彷彿豎碑，初到美國他便覺得是不祥之物：

「今可立見同歸於盡矣」。並勉勵張群：

「聯合國久無實際，我國及時退出，正如總統（按，蔣中正）所示，續為公理正義奮鬥，行見復國也。」（註十四）

民國六十一年農曆七月，中日斷交，大千心中益為憤慨，「投荒居夷」長達二十年的他，覺得無論東夷西夷，無非背德忘義，負恩畏強之輩，賦絕句二首，予以痛斥：

「堯天舜日快休論，往事分明跡可捫。

夷狄由來同瘦犬，畏威叛德不懷恩。

饒他狂誇吠狴狴，昧卻前因啟後因。

且與麻姑摩兩眼，佇看東海復揚塵。」

——絕句二首（壬子七月既望）（註十五）

△ △ △ △ △ △

大千從近年國際局勢及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看，覺得自己繼續投荒居夷的歲月可能有限。香港、日本、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國；踏出故土之後，大千浪跡四海，感到天地無限的廣闊。

登上巴西聖像山時，他豪氣干雲，賦〈登巴西聖像山〉（蝶戀花）：

「老子平生消受處，隨分為歡。百歲如過羽，健飯仍健步，登樓何必非吾土？」（前半闋）

膽氣、豁達之外，更自信寶刀未老，「健飯仍健步」；但隨歲月俱來的病痛和衰老，使他更想望兒孫繞膝和安定的家。

如今他對外交策動搖的美國，感到「梁園雖好，但非久居之地」；他驀然想到數年前在瑞都蘇黎世的一幕：

那時，郭有守仍在駐日內瓦聯合國我國代表處，大千夫婦前往與他相會。大千忽然有了瑞士雪山的遊興，在沒有朋友陪同下，偕雯波搭火車直放蘇黎世，想飽覽瑞士的湖光山色。

夫妻剛進旅館，看服務生搬運行李，耳邊卻響起了熟悉的中國話：遞過來的名片上赫然是人

民政府駐瑞士大使館的文化參事，大千不由得愣住；何以臨時起興前來，竟也會被人盯上！參事堅邀大千伉儷到大使館參加大使的晚宴。大千連忙歉稱，他有午睡的習慣，待休息過後，再往大使館拜會。

接著趁參事先生回去覆命的機會。趕緊請服務生搬運行李，搭回日內瓦的火車，大千不但錯過了蘇黎世的景色，經過這場虛驚後，再也不敢獨自在歐洲闖蕩（註十六）。

且看〈蝶戀花〉的下半闕：

「好景留人須且住，買個農莊笑向兒吩咐：

竹外梧桐栽幾樹，鳳凰樓老休歸去。」（章三

五已引錄）

大千歷數留在大陸上的子女，由於自己浪跡海外，民國五十五年被人民政府抄家外，子女也多受連累，遭到批鬥和放逐。

心慶的丈夫，以階級不同為藉口，搬走所有物品之後，強迫病中的心慶和他離婚。

在重慶西南製藥廠的心瑀、在連雲港紅旗化工廠當技術員的心瑀，都以反動家族的罪名受到折磨；連一度到香港、巴西為人民政府統戰的心瑞，也跟丈夫一樣關在牛棚：

「鳳凰樓老休歸去！」這就是他對飛翔在海外子孫的一再囑咐；為求他們得到棲身和發展的

機會，八德園、可以居之後，他明知海外有張無形的網，對樹大招風、名大招嫉的他越收越緊，居留美國的時間將隨局勢而變動，但他依舊把環碧庵依心中的藍圖，修建完成。<sup>註</sup>

文註

- 一：《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二。
- 二：《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三。
- 三：《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五。
- 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八。
- 五：《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二一。
- 六：《環碧庵瑣談》頁二五五〈大師與猿〉。
- 七：《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四（詩題〈購垂絲海棠〉集中誤成〈購梅〉）。
- 八：《張大千全傳》頁五〇一。
- 九：《張大千詩詞集》頁五九八、《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九三。
- 十：《環碧庵瑣談》詩詞篇。
- 十一：《張大千詩文集》卷二頁一九一。
- 十二：謝著《張大千傳》頁四〇〇。
- 十三：《傳記文學》卷五一期三頁七六〈張大千兒子之死〉，陳和平撰；本文原載《晉陽文藝》期一七五（一九八七年）。
- 十四：《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八頁五。
- 十五：《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三頁一八九。

圖註

- 圖一 《張大千先生紀念冊》圖版〈生活集影〉。
- 圖二 《張大千書畫集》集四圖八。
- 圖三 《藝文誌》期一七頁三三。